

奮鬥七十年之三

黃浦灘傳奇

(下)

由淞滬抗戰到日軍投降

● 姜體臣口述 · 張力耕執筆

英勇光榮的淞滬抗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滬大會戰揭幕，日軍以陸海空立體作戰方式，挾猛烈之砲火，大舉來犯，國軍奮勇迎擊，並立即掌握主動，揮師反攻。

是晚，國軍八十七師佔領滬江大學，八十八師日進佔持志大學、五洲公墓、八字橋、寶山橋等重要據點，滬西豐田紗廠之日軍，於是驚惶撤退。

回憶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時，日軍悍然掀起對華侵略戰爭，一面在北方攻陷北平、天津，繼續向南口、居庸關等地進犯；一面在南方上海發動戰爭，對中國大陸南北夾攻。日本軍閥企圖運用優勢軍力，「速戰速決」以瓦解我國的抵抗，日本報章亦公然發出「兩週內可使中國屈服」的狂言。

八月九日，有日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少尉，率同一名士兵，乘汽車衝入上海虹橋機場示威，機場衛兵勸阻，日軍竟開槍射殺衛兵，國軍保安隊員激於義憤，予以還擊，日軍竟以此為藉口一面向政府交涉，一面陸續增兵，準備大舉進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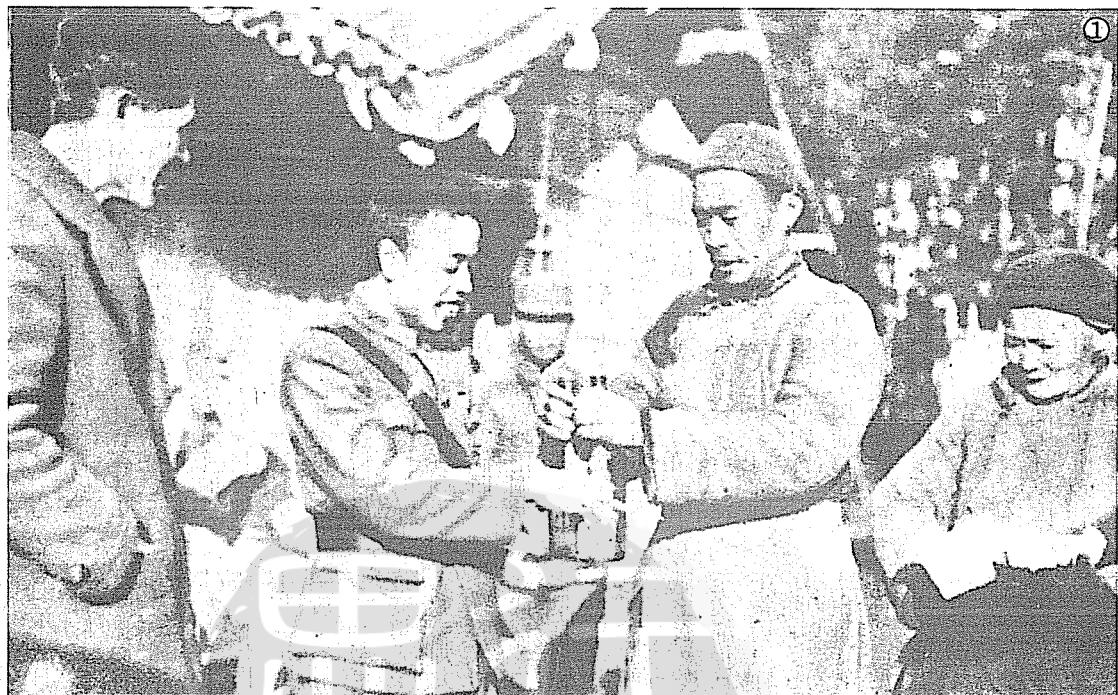
。八月十一日，日本軍艦二十七艘駛至吳淞港口。十二日又有陸軍部隊一千多人在上海登陸，配合原駐上海之陸戰隊五千多人，全部進入備戰狀態。日方竟無理要求國軍撤退駐滬保安隊，國軍嚴詞拒絕。

八月十三日，日軍以上海公共租界為根據地，向江灣及閘北方面進攻，並以陸海空立體作戰方式，挾猛烈之砲火，大舉進犯，國軍奮勇迎戰，日晚間，國軍八十七師進駐滬江大學、八十八師進駐持志大學等地以為據點，掌握主動情勢，迫使滬西豐田紗廠一帶的日軍，驚惶撤退。其後數日國軍一度進至匯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晚間，日本第三、第十一等師團，在寶山等地同時登陸，向羅店、瀏河防線南犯，國軍堅強抵抗，經兩週苦戰，日軍損失慘重，此後日軍仍於九月初攻陷上海吳淞、寶山等地。至九月中旬，陸續增援

三十日日軍突破國軍陸橋等地防線，迫使國軍轉移陣地。十月中，日軍增援部隊續來，集中火力，全力進犯國軍大場陣地，經十多日激烈戰鬥，國軍堅守閘北至廟行以北之陣地，予日軍士氣打擊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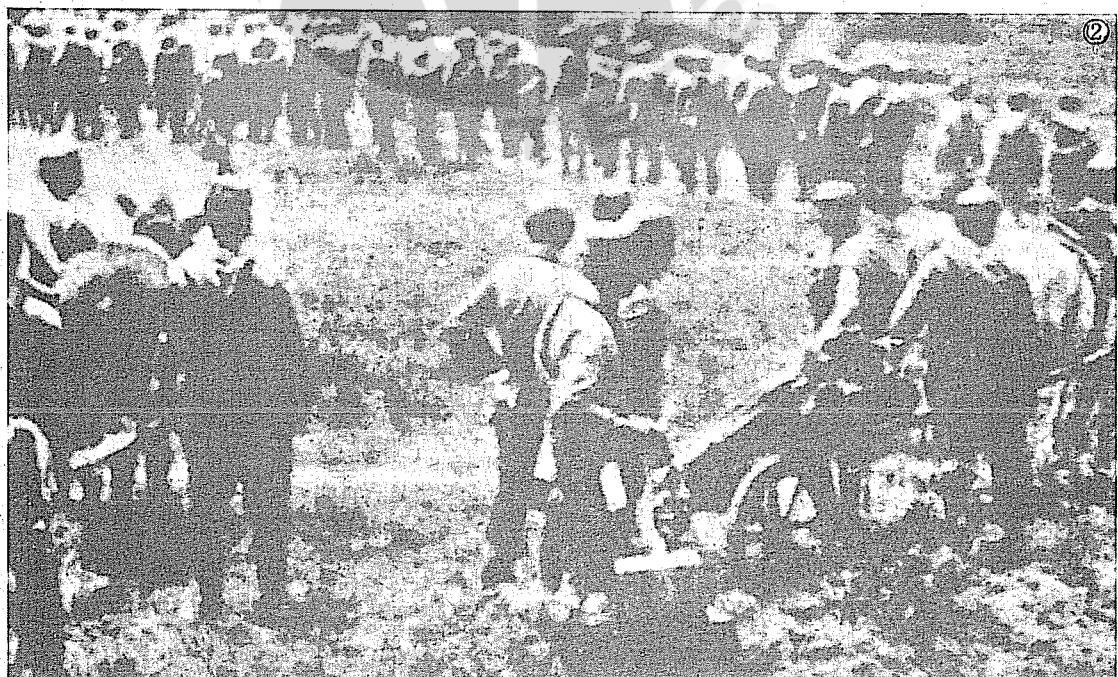
八百壯士抗日故事

十一月初，日軍作第七次增援，調集軍隊共三十萬之衆；日軍第六、第十八師團於十一月五日由杭州灣北岸登陸，十月九日攻陷松江，淞滬陣地此時因感受到側面日軍的重大威脅，於是日起施行全線撤退，上海守軍也在十一日忍痛撤離，由孫元良部謝晉元團掩護友軍撤守，謝晉元團長後來率孤軍八百壯士固守四行倉庫，與日軍展開一連四晝夜的生死慘烈搏鬥，並有愛國女童軍楊惠敏，攜帶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冒著日軍熾烈的炮火，穿越過蘇州河，進到我忠義國軍八百壯士拼死固守的四行倉庫屋頂，將國旗升展飄揚，振奮了大上海五百萬市民人心！寫下受到舉世驚佩中外人士的崇敬，留下千古同欽的壯烈文獻。



①上海戰地民衆慰勞英勇抗戰國軍。

②中央軍校教導隊員增援淞滬前線。



粉碎日軍狂言迷夢

國軍在淞滬大戰時的英勇壯烈表現、粉碎了日本報章「兩週內可使中國屈服」的狂言迷夢！僅在上海一隅，日軍動員陸海空軍三十多萬人，前後死傷六萬之衆，而我軍竟能確保陣地歷時三閱月之久，難怪世界各國為之震驚，英國報紙稱許：「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歷史中最英勇光榮之一頁。」可見我軍在此戰役中英

勇表現，不惟使全國軍民空前團結，愛國情緒昂揚，且亦贏得國際與論的一致讚揚。

幾乎與淞滬大戰同時，日軍在北方也發動了南口之戰。敵軍動員兵力五千餘人，砲百餘門，另配合戰車、飛機並以毒氣助攻，亦費時兩週始迫使我軍轉進，而日軍消耗至多，士氣大挫。

淞滬與南口之戰，一南一北，相互輝映，造成

成日軍被迫轉移作戰軸線，改變為由東向西作不利之仰攻，逐漸走向深陷一泥淖之路，我國軍戰力之不可輕侮，尤可在此兩戰役中顯示無遺，種下我長期抗戰終獲最後勝利的基本因素。同時由於此南北兩會戰歷時三月，東南沿海的物資與工廠，也獲得充裕時間向大後方遷移，因而奠定了後期抗戰經濟上與軍需上物資與工業的基礎；對支持未來八年的抗戰贏得最後勝利，發揮了鉅大的力量。

中日大戰既起，日本報章，大言炎炎，力稱兩個星期可使中國屈服，但在上海一隅，日軍陸海空軍連續大批增援，我軍浴血抵抗，寸土必爭，居然確保陣地歷時三閱月之久，並迫使日軍遂

次動員三十萬人，死傷六萬之慘重代價，而於十月二十六日，為調整態勢，作戰略性之撤退，各級部隊，在四行倉庫八百孤軍之掩護下，秩序井然，撤向蘇州河南岸。我軍在淞滬大會戰中之英勇表現，與乎全國民眾之空前團結，熱烈支援，贏得國際與論的一致讚揚，使世界各國對我之抗戰，益增同情，茲錄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倫敦路透社電之一段，可見一般：（見王成聖教授著：六十年來的中國）

「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歷史中最英勇光榮之一頁。滬地華軍之忠勇抗戰，當可感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代表，為維護國際法起見，同取均勢之堅決立場，各國擁有較中國更強之武器，力能發起對日之國際抵制，此舉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棄侵略之狂暴行爲。」

又如倫敦二十八日海通電尤謂：

「此間各報，本日對上海前線華軍於猛烈抗戰之後，始按照預定計劃，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業經佈置妥當之新防線，一致表示欽佩。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特別提出華軍之英勇抵抗，並稱日軍尚未獲得其摧毀中國軍隊之主要目的，即此次兩軍作戰，華軍傷亡極慘重，但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之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須知若干華軍兵械，猶未充份，但一般所認為不能保持一日之陣地，彼等竟守至十日之久。此種奇跡，自屬難能可貴，上海一隅之抵抗對於整個中國，均有極大之影響云。」

淞滬大會戰我軍苦守陣地三個月，其所獲之重大收穫，除國際與論之讚揚與同情，舉國士氣

民心為之亢奮昂揚，長江下游及沿海工廠，卒賴此三個月時間之爭取，而得以順利完成西遷，在支持未來之八年抗戰上，發揮莫大之力量。我在淞滬抗戰期間，以及上海淪陷之後除在工廠繼續工作外，曾盡力聯絡技工友好同仁，盡力救助傷患，堅守民族大義，不與日軍及敵偽組織團體合作，我們的生活處境非常艱苦，但認定日寇侵略必敗的信心，始終未曾動搖。

上海淪陷陰陽兩界

抗日戰爭前的上海，即居遠東第一大商埠的地位，有天堂樂園，遍地黃金之譽。每年從世界各洲，全國各省前來上海發展的中外人士不知多少，但真能在上海發洋財的人卻極有限。不過，上海生活水準比內地偏高，人們謀生發展的機會較多，也確是不爭的事實。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淞滬之役，上海市直接受到戰爭洗禮的地方，最初尚只虹口、閘北一帶。「化外之區」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車水馬龍，繁華熱鬧的程度不減承平時代。戰前上海約五百萬人口，祇有極少數達官巨賈逃難到附近鄉下，但不久還是回到上海，再有一部份華界的居民則逃進了租界。總而言之，不論上海的人如何逃來逃去，黃浦灘的五百萬人口則有增無減。至於上海淪陷時期的劫難，可約略分為下列幾個時期來概要說明。

第一階段，從民國二十六年冬上海失陷，到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瘋狂南進以前。這一



②奉命率領一營兵力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與四位連長合影
①上海戰時服務團四十一號童子軍楊惠敏小姐冒生命危險向八百壯士獻上國旗揚名中外。



中階段，上海可說分為「陰」「陽」兩界，華界部分上海人的生活則可說較少變化。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對英美宣戰，同時日軍悍然進入上海租界，一百多年來上海割裂分治的局面，竟然在此情勢下統一了。

起初，日軍佔領當局為使上海市表面上維持國際都市的外貌，倡呼一切維持原狀的口號。

其實，上海各大工廠由於失去內地的廣大市場，頻年的生產成品堆積如山，國際貿易幾陷停頓狀態，要想維持原狀，真是欺人自欺之談。不過經濟恐慌尚不嚴重，貨幣貶值猶在初期，所以一時粗可粉飾太平。

然則政治壓迫遠比經濟壓力為嚴重，日本人及其鷹犬正在瘋狂的清除異己，持續不斷的拘捕反日份子，而且波及無辜的平民百姓，使上海人生活在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恐怖之中。

自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之間，日本人為了應付太平洋戰爭的需要，露出兇惡猙獰的面目，採取了四項嚴厲措施：（一）控制物價；（二）管理物價；（三）沒收「敵產」，（四）取締「敵幣」。

其實，日本人真正的用心是在搜括物資，其餘三點僅是襯托的障眼法而已。

上海的物資和所謂「敵產」（即英美等國留滬資產）都被日本人所控制，有錢買不到貨物，游資找不到出路，於是盲目的投向證券市場，上海人開始熱衷於股票市場上的「搶帽子」、「空

頭多頭」，直把華股烘抬得逸出雲表。

到了三十三年，由於股票過份吃香，舊股票供不應求，新股票蜂湧而出，市場上股票愈來愈多，但物資越來越少，上海人憤然覺悟到，不能再盲目瘋狂的玩股票了。從而上海有錢的人目標轉向購買囤積物資，報紙上、收音機裡天天提出警告：「嚴防囤積居奇」！

物價不穩暫時停工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日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已成強弩之末，盟軍正在節節反攻，淪陷區的上海人已知日軍敗象顯露，我國抗戰最後勝利即將來臨。

大家更警覺到黎明以前將有一段最黑暗時期，必須準備應變。股票到了青黃不接之際，不能充飢禦寒，因此乏人問津。物資則稀少難求，如買來存放倉庫，又怕盟機轟炸被波及炸毀。因此思來想去，餘錢只有買些日本人取締已久的「敵幣」以求保值。

由於上海市市民爭相搜購「敵幣」，因而產生了新興的金鈔市場。因為日本人嚴厲取締，黃浦灘上的地下金鈔市場，對於外幣出現了許多有趣的暗號代名詞，如稱港幣為「紅」、美鈔為「綠」、法幣為「老」。又稱黃金為「老大」、美鈔為「老二」、港幣為「老三」。

日本人自然曉得上海人搜購「敵幣」的熱潮，他們為維持偽中央儲備銀行所發行的偽「儲備券」的信用，採取嚴刑峻法的高壓手段企圖阻遏。凡抓到私相授受「敵幣」者，一律處以拷打、

灌水、坐老虎凳等酷刑。然而地下金鈔市場方興未艾，上海人仍然儘可能的拋出偽儲備券，換回

大量的「敵幣」和老法幣。

民國三十四年元月，偽中央儲備銀行乘著農曆春節年關逼近，遽然發行五百元、一千元的鉅額儲備券，上海人拿到這種新鈔，竟找不到鈔券上印有號碼，於是大家對偽鈔失掉信心，一拿到手立刻就想法花掉，沒有人願意留在手上過夜。

就在這偽組織信用頻臨破產，上海市場陷於大混亂的時候，上海物價就如脫了線的風箏，狂飛猛竄。

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為例：上午的金價開盤

每兩一百八十萬元，下午便跳到二百五十五萬元。連乏人問津的華股股票，也有十九種之多漲停板。二十日金價再創二百七十五萬高峰，二十三日驟升為三十萬新高價。同日，食米打破每石八萬元關口，洋燭一箱昂達七萬元，生油一斤七百萬。偽上海市經濟局被這驚人漲勢嚇慌了手腳，立即公佈十六種主要商品新限價，還委曲求全以黑市價格為依據，鮮肉一斤八百，棉花一斤一千，生油一斤六百二……。可是黑市不願受限於新限價，生油猛跳一千元一斤，鮮肉昂達一斤一千四百元，米價居然喊到九萬元一石！

物價在步步趨向新高峯，尤以黃金的漲勢最為兇猛。大家收購黃金及外幣，一則視偽儲備券形將成為廢紙，一則預存金鈔準備逃難，或者應付時局的大變化。

不久，連鄉下農民賣米也拒收偽幣，指定要

② 國軍緊急赴援淞滬作戰地區。

① 日軍進攻上海侵入一片焦土的閘北地區



以黃金或外幣易米，更助長了黃金的漲風，擴大了黃金交易的市場。四川路成為金鈔黑市的大本營，河南路也出現了很多專做銀洋交易的流動攤販。凡此均足反映出日本敗象已經暴露，偽組織垮台就在目前。

我所經營的「大中華印鐵製罐廠」，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宣戰，日軍近入上海租界，整個世界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局勢，上海國際進出口貿易陷於停頓，製罐材料馬口鐵皮無法輸入，製罐工廠被迫只有暫時停工。當時為因應一部分客戶的迫切需要，我苦苦思考了發動回收舊鐵桶和舊鐵罐加工再製的法子。將回收的舊鐵桶和鐵罐，經過拆開用燒碱煮洗，再將印花洗掉敲平，用人工拉動印鐵機印刷，然後製成空罐供客戶使用。這一戰時的克難措施，既應了客戶的急切需要，也創造了利潤的機會。

因此很多同行紛紛仿效，而渡過了受戰禍影響最困難的時期。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宣告結束。上海市的經濟市場又逐漸回復了生機，美國的馬口鐵皮源源進口，製罐工業亦復蘇好轉。

獨立經營漸展規模

大中華印鐵製罐廠的股東都是愛護支持我的師友親朋，由於所投資的本金已經收回，原來幫忙扶植我的目的也已達到，他們各有自己的事業，平時都很繁忙，所以大家集議將「大中華印鐵製罐廠」由我集資收回股權，獨力經營。

一肩挑起獨資經營的重擔，心理上的負荷自然更重，好在自學徒到創業，多年的磨練使自己無論在技術的研究發展，經營的方針和策略，已日趨成熟，業務亦蒸蒸日上，在上海印鐵製罐業界漸露頭角。尤其對產品品質的提昇，對客戶的服務熱誠，是我經營執著的原則。不久為擴充生產規模，在上海老廠對面擴建了新工場，專製美精空罐、髮臘罐。同時與幾家長時期往來的客戶，贏得信任與合作，並有餘力投資到客戶的公司，如上海模範味精廠、上海中華味精廠，我都參加了股東，並當選董事監事，從而更穩固和拓展了產品行銷的網路。

正當我所經營的事業逐步走上順境坦途，國家的大環境卻有了新的逆轉。中國在歷經八年艱苦犧牲對日抗戰贏得勝利以後，並未能有安定復員建設的機會，緊接著陷入內戰的新動亂中。人民不僅未能休養生息過安康復蘇的生活，戰亂的地區範圍更廣，人民的災難痛苦更深。

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年之中，因為內戰軍事形勢的日益惡化，使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均產生不安的因素。我個人經營的企業，在時局的逆流中自然會受到一波波的衝擊。

約在一九四六年，政府的外匯政策有重大的轉變，宣佈民間不能持有外匯，當時我正用自備外匯進口了為數不少的馬口鐵皮，更巧的是貨已運到了上海浦東碼頭，恰遇到宣佈不准民間握有外匯，以致無法自行提貨而由政府收購，其時全國不知有多少進口物資經由收購，等到清理完畢，真正發放給貨主時，因為那時金融混亂通貨膨脹，金額，與原來外匯價值相較，損失約在五十萬美金以上。四、五十年前「五十萬美金」是筆很龐大的數字，對一個發展中的中小企業來說，真是一次很嚴重的打擊。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十九日，政府施行金圓券新幣制，當時政府以籌足準備、限制發行、督導發行三原則，實行「金本位」制，規定民間所握有的黃金一律繳交中央銀行換成金圓券，將物價限定在一定的價格下。並規定不從事相關行業的人不得囤積相關物資，以杜絕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旨在穩定社會經濟，政策原則應是很好，施行之初績效不錯。因此，當時很多馬口鐵商以及從事馬口鐵買賣的掮客，所囤積的馬口鐵皮駭怕被查到遭受處罰，因為當時蔣經國以「太子」的特殊身分擔任上海經濟督導員，堅持地執行著當時新經濟政策的命令，不畏權勢，不徇情面，雷厲風行查辦囤積居奇與擅抬物價，其時，上海有一家英文晚報上曾刊登了一張「打虎圖」，就是喧騰一時的「蔣經國打虎」。同時也認為此後的物價將會穩定，囤積既冒風險及無好處，於是紛紛將所持有的馬口鐵皮送到我的工廠，由於信賴我的為人和信譽，都願以遠期支票付款。那裡知道限價政策實施不久，於三十七年十月底，即因內戰形勢惡化，社會人心浮動，限價政策失效，物價飛騰，通貨膨脹泛濫，我們只要賣掉部分產品就可將全部支票付清，僥倖獲得意外的利益，稍可彌補外匯部分的損失。（未完待續）